

牧童长篇原创



根儿

刘君 著



根儿

——



牧童长篇原创



根儿

刘君 著

I247.5
5065

SBT48/0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根儿 / 刘君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5

ISBN 7-5387-1770-6

I. 根…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415 号

根 儿

策 划: 张 明

作 者: 刘 君

责任编辑: 刘德来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20 开

字 数: 250 千字

插 图: 14 幅

印 张: 18.5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770-6 / I·1675

定 价: 2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方东路 9 号东方国际大厦 5 层

邮 编: 100027

电话: (010) 64615439 64615431



目 录

第一章 骡马上不了阵…………… 1

她身子慢慢地矮下去，肿胀的两条腿几乎不堪重负，一副随时都会垮下来的样子。

“就你这牲口玩意，别说揍你，揍死你也白揍！就你们家这帮狗崽子，都打死了也不犯法！”

第二章 越愚越好…………… 18

手一摸上就控制不住了，等办完事咕咚咚一口气喝了半瓢凉水，躺下还没等闭上眼睛，那肚子疼得……

东边的黑屋子里窸窸窣窣地响动了一阵，外边的月光也透了进来。南边的炕上有两个黑糊糊的影子撕扯了几下，就拥在了一起。

第三章 竟有这样一家人…………… 27

她先是敲门。在使用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她已基本上断定，他们很可能已惨遭不幸了……

不知啥时候下身已脱得精光，急匆匆地把布衫往肩膀上一搂，将腰间那个肿胀得像个拉了弦的爆破筒一样的东西朝白玲子的腰间直插下去。

第四章 吃着锅里想着盆里…………… 49

晚上八点多钟，两个人在屋子里黑着灯抱一块儿正啃呢，



门呼隆一下开了……

他们忙慌慌地都在抓紧解自己的裤腰带的时候，山下边突然传来了喊叫声：“密点站着，细点看着，看他们往哪里跑……”

第五章 二丫死了…………… 65

二丫嘴角滴着淡红色的鲜血，咿咿地哭着。像一只束手待毙的小猫，给爹捉着衣领子一拖一拖地跟出去。

他脑袋像给随便接上去的一块木头，除了觉得两只脚“嚓啦、嚓啦”地拖着茫茫的沙土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第六章 不跑不行了…………… 89

听说女人年龄一大就没那个兴趣了，老家伙那就是强迫了，强奸罪可是重刑啊！

“操你八辈祖宗，你是跟我治气呢！”刘福德抓起头上的帽子朝儿子打去。

第七章 换块地看看咋样吧…………… 109

刘福德一步抢上去，啪啪两个大嘴巴子，手一松，大丫随即倒下了。

只一下，李金凤那旧布的裤腰带就轰然断裂下来……那兄弟却很不走运，刚刚进入正常工作，整个工厂突然下马了，它只好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几滴伤心的眼泪就掉在那白花花的上边。

第八章 险象环生…………… 130

“你们可回来了，晚上最好别睡觉，公社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抓你们……”

他踹开窗户第一个跳下去，正好被埋伏在那里的小伙子给拦腰抱住了。他死死地抓住那小伙子，“别管我，你快跑！”





第九章 夏天的种子已经发芽..... 150

三丫一边拉妹妹一边问她咋了，这才发现四丫裤子已经掉了下来，里边还有血迹。

刘福德一愣，这话对他太敏感了，一提这事心里就咯噔一下，像一块最不愿让人看见的疤，“兄弟，你差过程了……”

第十章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169

“放你妈的屁，我再怎么也不能像你招得一炕一炕的，自己养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做的！”

所以他屋子里的这些东西尽管叫人看着很不舒服，个个身怀绝技，是攻碉炸堡的超级杀手。

第十一章 茄子地里长出了黄瓜.....203

李大龙对宝玉仔仔细细地看个够，猛一下招住正给女儿做衣服的李金凤的脖子，“宝玉到底咋回事，你说，你给我说？”

她们都沾了一身泥水，于是两个泥猴子似的女人在自家门前的水沟里就厮打起来。

第十二章 跟 踪.....219

这姑娘也不是一个人，常常有男人来找。男人一来她的门就关得死死的。关门前还要过来叮嘱一番……

宝玉预感到那些人是奔自己来的，赶紧对曲丽萍说：“不好，他们可能要抓我……”丢开车子扭头就跑。

第十三章 黄瓜地里种上了茄子.....239

以前睡觉都是相挨着的，分着盖被只是一种形式，做起事来只是一翻身的事情。自那件事后，六丫成了他们的“三八线”。

她瞅准他跷起的一条腿，将自己松下来的一条腿卷曲一下，望准他的那个地方狠命一蹬……





第十四章 知道了还能咋的……………260

他已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一下楼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仿佛是个影子，怎么也甩不掉。

刘长荣只差不能哭给她看，现在如果要有个地缝钻进去该有多好啊！

第十五章 黄瓜地里长出来的还是黄瓜……………272

他现在不是害怕戴绿帽子，而是做梦都希望老婆能立即给他戴上一顶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绿帽子该有多好！

姜永芝很快立不成声，“孩子他爹，我对不起你呀……”

第十六章 家里开锅了……………293

他啊地一声大叫，口吐鲜血，慢慢地倒了下去……

“咱们大姑姐和亲兄弟媳妇一家人一样，也用不着藏着掖着的……”

第十七章 黄瓜地里终于长出了茄子……………321

开始还以为青蛇精在折腾，后来见被子里的人不动弹了，才有些慌，能不能把她憋压出啥事呢？

当看到一个瘦弱的小东西的两胯之间确有个小东西的时候，他傻了，一副给电击得很实在的样子。

第十八章 睁只眼闭只眼稀里糊涂地对付闹吧……………336

两位哥哥啰啰嗦嗦地又说了很多，其实就那么点事儿。宝玉忽然觉得不对，他们今天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李家哥俩除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两只手不住地摸着自己那装钱的衣兜，有时还莫名其妙地问一句，“这车不能出啥事吧？”





第十九章 大梦一场.....353

“你才放屁呢，就你这熊样的，别说孙媳妇没怀上小子，就是怀上了你也赶不上了！”

从墙上的影子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虾似的东西仿佛给开水突然焯了一下，电击似的挺一挺，就硬邦邦地倒了下去。





第一章 骡马上不了阵

她身子慢慢地矮下去，肿胀的两条腿几乎不堪重负，一副随时都会垮下来的样子。

“就你这牲口玩意，别说揍你，揍死你也白揍！就你们家这帮狗崽子，都打死了也不犯法！”

天边的乌云像一股股巨大的浓烟，从西边的山下翻卷着压将过来。

刘福德的肚子一点也不比那乌云轻松。慢慢地弓着腰，极小心地抚着，齧着牙，一声迭一声地哼哼着向家里挨去，好像随时都能挣断扯烂或突然迸裂爆炸似的。

也怪，到了家，竟缓缓地平息了。他苦着脸看一看越发汹涌起来的乌云，一点也不后悔，在地里也待不了放屁大的工夫，半边天都像一口锅，不浇个茄皮子色儿才怪！

长长地吐一口气，试探样地重新按一按咕咕做响的肚子，像挨碰着一颗随时都会发作的炸弹。不知碰动了哪一根肠子，嘴和鼻子就像给谁扭动了似的急速地向一起挨拢，忽然产生要拉屎的切迫感。

待从房西头系着裤腰带哼唧唧地走出来，媳妇姜永芝端着一瓢猪食几乎同时慢腾腾地从屋子里向大门口的猪圈走去。肚



子像一个马上就要成熟了的大西瓜，每走一步就气势汹汹又无可奈何地颤动一下，给人的感觉不是腿带动着肚子，而是肚子带动着两条腿。

他一看媳妇那摇摇摆摆的样子，心里突然像吊着一个东西，一瞬时人间的冷暖美丑、幸福痛苦、庄稼收成、孩子念书、边界吵架……一切的一切，仿佛都从他的脑海里跑得无影无踪，只有一件事牢记在心头，做梦里也牵扯着那个永不磨灭的想头，仿佛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如果能有孙悟空的本事，钻进去看个究竟该有多好！李金凤和白玲子都说像，起码十有八九。他可不敢说那种大话，怀二丫、三丫那时候也都这么说，结果……他经受的教训和坎坷太多了。肚子就重新咕噜噜地吼叫着疼痛起来。

隔着半开着的窗户，他看见媳妇慢慢地将猪食瓢举过胸前，像在虔诚地许着一个庄严的誓愿。随着媳妇身子的扭动，他像一个给人操纵的皮影人，刚坐在炕上的屁股也机械地翘了起来，好像这样媳妇往槽子里倒食就省劲多了，也安全多了。唉，真是百里挑一的女人，炕上地下，屋里外头，背背扛扛，摔摔打打，哪一样的苦她吃不了？哪一样的累她受不了？真是……就是……肚子突然又一剐一剐地搅动起来，像一个没皮没脸的无赖！心里也没来由地烦躁，就没来由地走出屋子。两只粗糙有力的大手无意识地去抓挠裤子两边的地方，三十几岁的脸很快长成了六十几岁的脸来。

东屋邻居李大龙（村里也有人管他叫李老黑的），是他们组的组长，不知啥时候走进院来。看着刘福德的样子就憋不住笑，“又啥事闹心了，看把你急的，裤子可跟着你借光儿了，你媳妇给补上几天了，又快抠出眼子了吧？”他曾多次笑话刘福德，“你那裤子放在一万条裤子堆里，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出





来，不信你敢跟我赌点啥不？”

他一着急两只手就不自觉地去抓挠裤子，时间久了，裤子两边就生出十个洞来。一条裤子穿下来，两只手抓过的地方尽管千缝百纳地补了又补，还是给磨出十个明亮的眼睛。若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也许是一种别致的装饰：千百万人去甘心模仿或仿制假冒也很难说呢。

他很快看出了刘福德的企图，就笑出声来，“多生几个丫头有什么不好，将来当老丈人光过年过节给送的酒都喝不完；我那倒好，一顺水的臭小蛋子，将来连媳妇都说不起，整不好都是打光棍子的材料！年轻轻的岁数，着啥急，慢慢生呗，早晚还不做出个带把儿的。实在不行，我那帮小黑鱼棒子你随便挑，咱们‘掺合掺合’，调换调换品种。撇啥嘴，我李大龙要是心口窝跳一跳，都是你做的！”

刘福德知道他说一说就下道，龇龇牙，摆摆手，显出无所谓的样子。

随着一股股乌云波浪似的翻卷过来，冷风也一阵阵地袭来，呼隆隆的雷声仿佛助纣为虐，从西边天开始，鳞次栉比地一波波劈杀过来。雷雨前的征兆已一应俱全了。

五间房三家人的孩子都没回来。一个个门洞里就不时地伸出一颗两颗张望的头，像绝望中盼望着救急的难民。

姜永芝一只手扶在门框上，一只手搭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有些凹陷的大眼睛焦急地向越来越黑暗的院外望去，恨不能一览无余地看出千里万里千万里，再有一只能任意伸缩的耙子，哪怕孩子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把她们一个个都安安全全地搂进自己的怀抱里。

刘福德像一个刚刚买进圈里的公猪，焦躁地在里外屋不停地走来走去。真他妈的一帮废物，到这个份上还看不出来要下



雨吗？好，有能耐一辈子不回来，看他妈哪帮狗日的挨浇，看他妈哪帮废物受罪！他忽然想起去年夏天王老三的两个丫头追随着徐二虎媳妇去南大河里摸蛤蜊，不小心踩进锅底坑里，老大先没影儿了，老二就拼死拼活地去拽，后来姐俩一块儿窝在锅底坑里，长条条的身子躺在岸边上那个惨哪……想到这他像刚撒泡尿，激灵地打个冷战，能下水吗？大丫见了兔子都像见了老虎，借个胆儿也不敢的；二丫、四丫都没有主意，不会有大的闪失；三丫，对，就是这个败大家的，生下来就咬群！可是，还不到洗澡的时候呀？大河片帮？遇见狼了？起了旋风……点儿就那么背，也不能一个也回不来……脑子很快搅成了一锅糍子。忽而想起李大龙家的铁头一帮子和发面馒头家的二牲口一帮子也没有回来，心里才稍稍安稳下来。什么，和他们一块挖野菜去了？和那帮玩意在一块能有什么好事，能出息出好人？他很想去那两家打听打听消息，这才留意到媳妇姜永芝像生在门框上的一块赘物，死死盯着门外一动不动，气就不打一处来，“家里就穷得那样，眼瞅着要下雨了还让她们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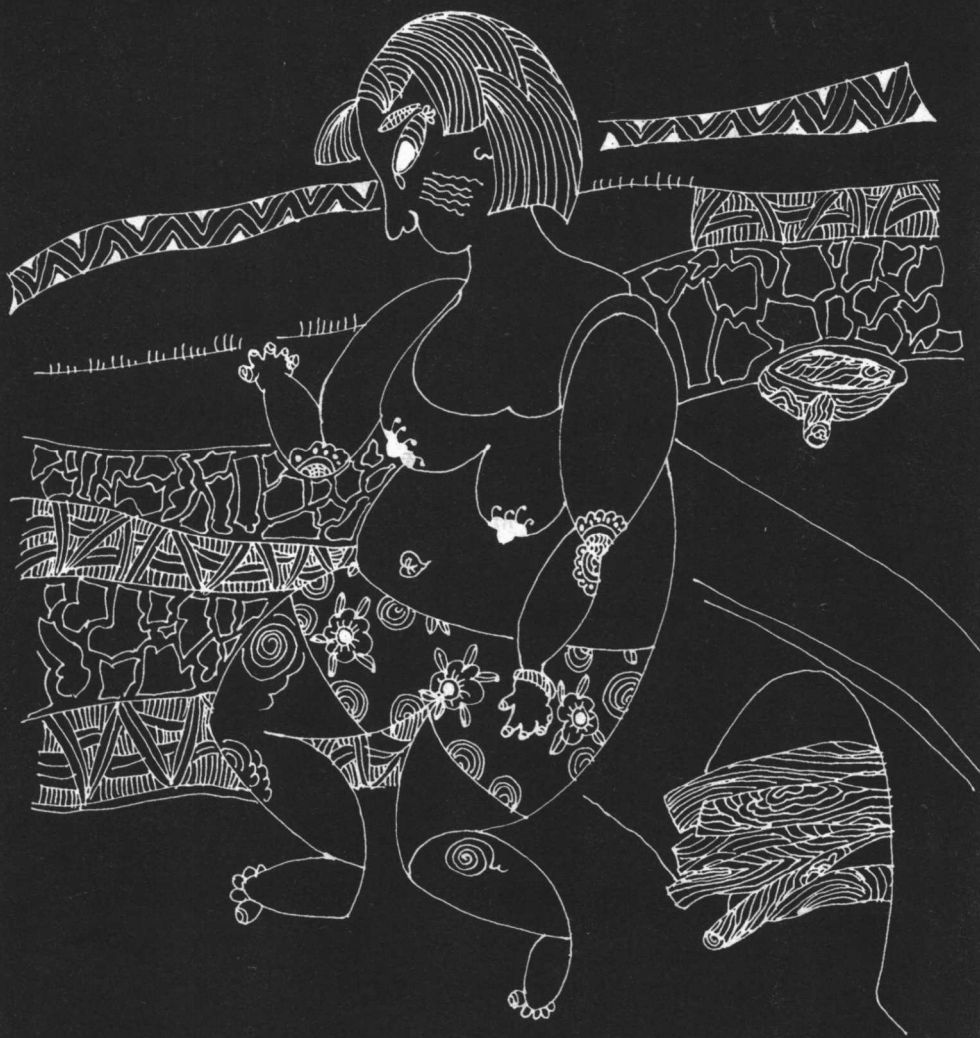
姜永芝寡白的脸上泛着青黄，两颊间的妊娠斑像贴在脸上的一只蝴蝶的残骸。她吃力地抖了抖嘴唇，愈发显出焦躁和不安。

“发面馒头家的孩子哪有一个省心的人，咋能和他们一块出去……”

她陷得很深的眼窝机械地哆嗦着，有两汪潮湿逐渐地膨胀开来。

“一天就知道挺着个大肚子屋里外头来回地扭达，啥屁不是，挺大个活人天要下雨了还看不出来，眼瞅着要下雨了还让孩子出去挖菜？一天就知道挺着个……”他越说越兴奋，有两次脚跳得很高，地就踩得嘣嘣山响。外边的雷声一时间也显得





一股股乌云波浪似的翻卷过来，呼隆隆的雷声仿佛助付为虐，雷雨前的征兆已一应俱全了，四个丫头一个都没回来。

姜永芝愈发显得焦躁和不安，她的身子慢慢矮下来，肿胀的两条腿几条不堪重负，一副随时会垮下来的样子。

苍白和渺茫了。也许，他的肚子已经不痛了。

“我知道天要下雨？我知道要下雨了还让她们出去挖菜？人家孩子咋了，砸你家饭锅了还是抱你家孩子下枯井了？看我不好，看我不好不要我呀？”姜永芝鼻子急遽地抽动几下，随着一抹汗珠喷薄而出，哇地哭出来，用一只手遮住脸，身子慢慢地矮下去，肿胀的两条腿几乎不堪重负，一副随时都会垮下来的样子。

刘福德吃惊地看着媳妇，仿佛突然发现一片惊天的大海并排起劈空的骇浪，一时间倒没了主意，别过脸也慢慢地蹲下去（在家里他常常这样，她常常不这样，她一旦这样，他就不这样了）。

随着又一阵雷声排山倒海地翻滚过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也在院子里响了起来。

李大龙和发面馒头家的孩子们个个弓着腰、缩着头，像被追赶着的兔子，噤噤噤地逃进自家的门洞里。刘家三丫、二丫、四丫也相跟着跑进院子里。大丫拐着一个半旧的杏条筐最后一个钻了进来。三丫手里还攥着两只蛤蟆，它们大眼睛瞪着小眼睛，洁白的腮囊不时地滚动着，“咕嘎、咕嘎”的鸣叫声伴随着雷声就大大小小地响个不停。

姜永芝赶紧抹去腮边的眼泪，噗地笑了，“小死鬼儿，死哪去了，眼看下雨了才死回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挨着个儿拍打起女儿们身上的灰尘来。

女儿们嘻哈哈地笑着，直喊着累死了。三丫调皮地说：“看我们挖这些菜，不夸奖还训人，晚上不给你吃！妈，你看这蛤蟆，大不大？这个就是我逮的！”

大丫很节俭地附和着妹妹们的嬉笑，突然地看定了母亲的脸，“妈，你哭了？”





姜永芝又拿手在眼角边重新擦了擦，“没、没哭啊……这不好好的，哭啥……”

“妈，你哭了？”女儿们仿佛给提了个醒，都吃惊地看定了妈妈。

刘福德烦躁地瞪着她们，“瞅什么，有什么看的？都掉雨点儿了，还不赶紧出去抱柴禾，让雨浇透了晚上做饭烧大腿呀？”

女儿们像接到了一号命令，稀里哗啦丢下手里的东西，噤里啪啦地向已开始掉起雨点的门外跑去。只有三丫，噘着小嘴轻轻地抚摸着蛤蟆慢吞吞向里屋走去。

不知道是自己给自己放了假还是蛤蟆给她放了假。

刘福德狠狠地瞪她一眼，“你是来的客（qié）呀？”转身看定了门外。

刘家的女儿们好像一面战旗，她们的脚步一踏出门外，另两家的孩子也狼撵似的从门洞里蹿出来，纷纷奔往自家的柴垛。

刘福德看着越来越密集豆大的雨点子，两只手将裤子揪得不住地上上下下：

“真他妈的骡马上不了阵！”看看二牲口，自个儿扛一捆枝柴跑得悠儿悠的，铁头这狗日的，赶上个大老爷们儿了！铁锁和铁栓还两个人拖着一捆枝柴，他家的三个丫头蛋子可好，姐三个抬一捆枝柴还翘巴巴的。一个个像泥捏的，转眼间就给雨水冲刷得浑浊不清了，“三丫，你死人呀？”也算习惯，只要有一个人在家，这些下手活他是从不伸手的。

三丫撅着小嘴，先缩了白细的脖子，终于慢腾腾地向门外走去。

他瞥一眼在锅台前绕来绕去的姜永芝，长长地叹口气，一



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雷阵雨像一个急性子女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刚才还噼剥剥下得天昏地暗，转眼间雨过天晴。太阳斜挂在西山头上，像一个崭新的大红灯笼，把半个天空照得金橙橙、红艳艳。四周懒散散挂扯着的几朵云彩，也都披上了淡黄色的绸纱，像在装点着一个隆重的节日。

革家的二牲口第一个跑出来，“哎，天晴了！天晴了！”光着细瘦的膀子，上边挂着不规则的污渍，像我们今天一些青年人的文身。下身穿着一一条肥大的粗布裤子，裤脚挽得很厚，上边五颜六色的补丁像胡乱贴上去的一块块膏药。脚丫子不停地踩着下边的稀泥，发出呱呱唧唧的声音。他家的门洞里很快又跑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的穿戴和他不分高下；另外一个女孩儿就显得奢侈，罩着一件肥大的暗绿色的绸纱，像戏台上的一个角色（这打扮丝毫不会使孩子们受到诱惑，土改时的战利品也许是她最后的一次辉煌）。

李家的小子们像一条条黑鱼，哧溜溜地从门洞子里钻出来。有一个扭秧歌似的打了一个翻身，有两个就跟着如法炮制；有一个呱呱一下翻倒在稀泥地上，周围立即响起一片吃惊、开心的爆笑。院子里的气氛就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活跃。

刘家的女儿们都挤在南炕上的一块有玻璃的窗前向外看着，“铁塔咋没来？”

“老蛋子也没来！”“来了，来了，都来了！”孩子们看看父亲还在细嚼慢咽地啃着手里的一块大饼子，且吃一口皱一下眉头，嘴角也像有绳子拉动似的一扯，急得什么似的：胃不好吃点得了，那点玩意该咽就咽下去呗，也不是住家儿当日子过呢。三丫捧着一个长着豁牙的罐头瓶子，里边放着半下水，两只蛤蟆缩脖子端腔儿的在里边起起落落地漂浮着，像两艘失控

